

《思想者》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，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，于 2023 年 6 月创刊，杂志宗旨为“见证时代，拒绝平庸”，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。

《思想者》杂志为季刊，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、知名

媒体负责人、调查记者、知名学者等。

征稿对象
海内外作家诗人、学者、评论家、媒体记者等。

投稿邮箱：huaxiazaobao@126.com

主 编 | 艾华林
执行主编 | 郭 园

鲁迅与周作人的精神分野

■ 姜宇希（云南）

1924 年秋天，北京。鲁迅坐在灯下，写了《野草》的第一篇，《秋夜》。那句有名的“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，用近乎拧巴的重复，把大时代的沉重压进了两棵树里。差不多同一时候，远在江南的周作人写了《乌篷船》，语气淡淡的，平和的，说“卧听雨声、闲看山水”。两篇都写秋夜，却像两条岔开的路。这大概不是偶然——新文化运动退潮后，周氏兄弟，以及那一代读书人，在时代的困局里走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活法。

《秋夜》里的枣树，其实就是鲁迅自己。那时候他正难受着。新文化运动的伙伴们，散的散，退的退，转的转。他在“铁屋子”里喊，越来越孤独。兄弟闹翻了，婚姻也不如意，个人生活的阴霾和社会的冰冷搅在一起，整个人像陷在泥里，找不到出路。但他没学粉红花那样骗自己，也没像小青虫一样瞎撞。他选了枣树的活法：明明看清了“春后还是秋”，还是把“铁似的枝干”直直地刺向那片奇怪而高的天空。这不是要一下子砸烂什么，而是一种死磕——明知反抗改变不了黑暗，就是不低头。哪怕只能让天空“鬼眨眼”，让月亮“发白”，也要撑住那股劲。这叫“韧性的战斗”。

而在《乌篷船》中，周作人呈现的是另一个世界。面对和鲁迅同样的迷茫，他选择缩回去，回到江南水乡的安静里。他那乌篷船，是“卧在里面，听打篷雨声”，是看两岸的乌柏树、桑树、竹林，是喝黄酒、吃菱角。风雨时代的飘摇动荡，他不看了。他把目光收回到日常里，在山水和民俗中搭了个小窝。这其实代表了不少读书人的心思：新文化运动的激情没有了，喊累了，打不动了，不如沉到个人里去，整理国故也好，寄情山水也好，就只要一个安宁。

把这两篇放在一起看，兄弟俩的岔岔就很清楚了。鲁迅的秋夜，绷着劲，枣树和天空对着干，那是个人跟黑暗现实硬碰硬；周作人的乌篷船，没有冲突，没有对抗，他用那种冲淡的调子，把时代的苦难抹平了，也把读书人该有的批判劲头给化掉了。这不光是性格不同，更是两条价值路：鲁迅始终不当“帮忙”

下转 12 版

锁的局促；林间循环啼鸣的布谷鸟，对应父母重复耕耘的人生；历经破茧的蝴蝶，则隐喻人穿越苦难后收获简单轻盈心境的生命历程。诗人借万物生灵的悲欢，寄寓自己的情感、哲思，讲述人的漂泊、隐忍、渴望与成长。

纸媒的黄金时代逐渐消失在岁月的长河深处，时至今日，诗人诗歌以及诗集所面临的挑战日渐严峻，但我想，诗歌的精神就像诗人所讴歌的黄河，将在天地之间久久流淌，不因岁月更迭而暗淡，不因物欲吞噬而消亡。行文至此，回到诗集首页，我注视着诗人的题字。他说：“往前一步是大海，这是一条河的勇气。”以黄河奔赴渤海为喻，明知行至终点将消融于大海，仍旧义无反顾无怨无悔，这份执着展现出当代人高贵的精神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责任编辑 | 郭园 校对 | 卢路

黄河口与芦苇丛下的万物灵韵

——读铄城诗集《未竟之地》

■ 浪淘沙（贵州）

随着阅读活动的深入，近些年，关于读书方面，我逐渐新增阅读当代作品，而这些作品背后的作者，也就是诗人或者作家，又或者学者，我都要有联系供交流。每每读完这些朋友们的作品，我都会认真给他们写文字文章。公开资料显示，铄城，当代诗人，诗作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诗刊》《上海文学》等，其祖籍为山东沂水，现居东营，即黄河入海口。作为诗人，他长期关注黄河入海口地域生态与人文精神，诗歌富有极强的个性化地域特征，洋溢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浓郁色彩，《未竟之地》则是他的代表诗集。

《未竟之地》中，未竟，未完成、未抵达之意。诗人笔下的诗歌像黄河入海，始终处在追寻、探索的路上。在不断推倒中重建，越过黄蓝交汇处的拦门沙，去往大海的辽阔。永在追寻，又永未抵达，宛如夸父追日，精卫填海。蜿蜒在华夏大地之上的黄河，它起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北麓，翻山越岭奔赴东边的海洋，在流经黄土高原时携带大量泥沙，由“清水河”变成了“黄河”。黄河滚滚入海，每年带来大量的泥沙，在入海口日夜堆积，形成广袤的冲积平原，孕育出诗人铄城，由他在命运的安排下完成入海口地域性写作。

一、黄河入海口

《黄河入海口的十月》《入海口的黄》《在入海口的游轮码头》《黄河入海口冬日的苇丛》《雪落黄河入海口》《春到黄河入海口》……在诗集中，有诸多诗歌直接以“黄河入海口”为题，足以说明“黄河入海口”对于诗人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持久，以至于诗人有意或无意地创作出与之相关的诗歌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诗歌来源于日常。我猜想，“黄河入海口”的诞生跟诗人长期扎根于黄河三角洲有关。黄河入海口的盐碱地、滩涂、芦苇湿地、白鹭等等，都是他生活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朝夕相处的过程中，与“黄河入海口”相关的，自然而然成为诗人的素材，而这些素材不需要他刻意寻找。创作是对身边风物的记录，是生活浸润下的流露。也许，诗人瞧见太阳落进大海，也许，诗人晚饭后与家人散步的那个地方……黄河与大海交汇的场景便进入诗人的精神世界，而诗人以诗情画意的语言将其准确描述出来。“黄河入海口”是诗人的故乡载体。诗集《未竟之地》开篇写下“我和一粒沙子，留在了入海口”。在精神世界里，诗人已经把个体的命运与黄河口泥沙牢牢绑定，而黄河奔涌入海的交界地带所孕育出来的记忆，经过诗人的想象、加工后，便转化为一行一行又一行、一首一首又一首的诗歌。

在《入海口的黄》这首诗中，诗人以“黄河、黄土地、黄色的苇丛”铺展滩涂苍茫枯寂的底色，勾勒出大河奔涌万里抵达终点的独特地貌。经过层层叙事后，诗人借河海交汇处荒凉与新生共生的独特景观，说出朴素的道理，“催促着我们和万物，继续投奔如火如荼的生活”。就是说，即便我们身处逆境、低谷，我们的生命依然会奔赴滚烫生活的深层诗意，展现出积极昂扬的精神。

与此同时，在《大风，正将黄河入海口赶往春天》里，诗人说：“黄河放下身子后，将自己赶进了大海，不肯停下来的，是大风，正拼命将黄河入海口赶往春天。”诗人用拟人手法赋予大河、大风鲜活的生命情态。“放下身子”写黄河跋涉千里抵达河口后归于平缓、奔赴大海的宿命，完成漫长旅程的收束，精准诠释出黄河入海口消亡与新生共生的独特诗意，侧面展现出“黄河入海口”的壮美景象。诗人描摹黄蓝交汇的河水、滩涂、码头等，将大河奔涌与大海包容的自然景观，升华为生命起源、故土归宿的哲思载体，在河海碰撞的辽阔地貌里叩问自我与大地的联结，用语言与文字生动形象地诠释出“诗歌写在大地上”的主题。

二、芦苇丛

如果说“黄河入海口”是诗人铄城笔下常见的意象，那么，“芦苇丛”同样为诗人所偏爱。在《真理，已在荒芜之上建立》这辑里，关于“芦苇丛”的创作占有大量篇幅，例如，《苇丛》《我和苇丛》《一棵芦苇》《北风中的瘦芦苇》《深秋的苇丛》《遍地芦苇》《深秋的苇丛》等等，无不是跟“芦苇丛”相关。《我和芦苇》中，诗人“行走的双脚，终将以扎根的方式，获得奔波后的救赎”扎根河口芦苇丛，写出奔波漂泊后的精神救赎。他把芦苇秆比作“密集的箭簇”，把芦苇花比作“落雪”，勾勒出来的独特画面贴合滩涂苇荡秋冬景致。

芦苇丛是黄河三角洲独有的标志性景观，是黄河入海口的文化名片。对长期驻守此地的诗人而言，苇丛即故乡本身，看见芦苇便如同望见整片河海滩涂，承载着对河口土地深沉的眷恋，是专属这片水土的乡愁意象。芦苇丛中还有许多动物，丹顶鹤、鱼虾、花脸鸭、野鸡、南飞大雁等等。诗人将栖居苇丛的生灵与芦苇并置书写，丰富黄河入海口苇荡完整的生态图景，让盐碱荒滩不再只有草木的孤寂，形成草木与生灵共生共存的画卷。

在《芦苇与野鸡》中，诗人以苇丛、野鸡为核心意象，连片苇丛是野鸡藏身避险的庇护所，荒芜滩涂间的野鸡潜伏警觉、遇人便慌乱奔逃的模样，

显示出诗人的芦苇丛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验。从某种来讲，苇丛是万物生灵躲避风雨与危险的屏障，象征这片盐碱滩包容所有困顿生命的温柔底色。

三、万物有灵

诗集《未竟之地》中，驻扎许多动物。有丹顶鹤、东方白鹳、大雁、花脸鸭、海鸥、喜鹊等往来迁徙、栖居苇丛的飞鸟，有野鸡、蝙蝠、猴子、长颈鹿、羊等走兽，还有蚂蚁、蚊子、蝴蝶等微小虫类，诗人平等观照苇荡间所有生命，将鸟兽虫鱼的栖居、迁徙、挣扎与黄河滩涂、连片苇丛相融，借多样动物映照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生机，以生灵百态喻写人的生存境遇与内心向往。关于动物的诗作有《芦苇丛中的丹顶鹤》《东方白鹳》《志同道合的麻雀》《路灯上的喜鹊》《迁徙中的天鹅》《单曲循环的布谷鸟》《动物园里的长颈鹿》《热锅上的蚂蚁》《长臂猿》等等，共同组建出“万物有灵”的大家庭。

在《东方白鹳》中，诗人以黄河入海口铁塔筑巢的东方白鹳为核心意象，“此时，它们像一朵朵白玉兰，悠闲地开在天空里”一句极具巧思，诗人将栖于高空铁塔、通体洁白的白鹳比作凌空盛放的白玉兰，以花喻鸟，把飞鸟舒展静立的姿态赋予花朵温润素雅的美感，使输电铁塔，因这一比喻化作悬浮于天际的枝头，飞鸟栖息的画面瞬间温柔澄澈，令身为读者的我钦佩。

《单曲循环的布谷鸟》跳出布谷鸟单纯报春催耕的浅层意象，体现出诗人对它有着极具深度的共情。布谷鸟隐于林间日夜重复同一种啼鸣，诗人将其诠释为恪守“大乐至简”的歌者，顺势把布谷鸟循环往复的啼叫，类比父母一辈子弯腰耕耘、重复播种收获的辛劳日常。他借布谷鸟的吟唱打通飞鸟、农人、土地的精神联结让小小的布谷鸟承载起乡土、亲情与大地轮回的厚重内涵。

再看《蝴蝶的阐释》这首诗，“破茧之后 / 余生就要一再简单 / 飞，像花朵一样 / 在人间任意的角落 / 流过多少泪水 / 就吸饮过多少花蜜 / 让人赴死的旧爱情 / 在海洋上形成了新效应”以蝴蝶破茧这一生动意象承载通透厚重的人生哲理，诗人拆解蝴蝶完整生命轨迹道出深层生命逻辑：破茧后，生命趋于简单。“流过多少泪水，就吸饮过多少花蜜”一句揭示出，苦难与馈赠对等共生。东方白鹳、布谷鸟、蝴蝶等各类黄河入海口生灵，始终以动物为映照自我的镜像，所有对鸟兽形态、习性、生存状态的描摹最终都会落回人的精神境遇，凸显出人文主义的精神底蕴。高空铁塔上如云玉兰花般自在的白鹳，反衬人难逃俗世枷